

夕照红作品集 4

大少爷发飙

上

经典著作

夕照红作品集 4
大少爷发飙
夕照红 著
内蒙古人民出版社
2008年1月第1版
32开 160页
ISBN 7-204-06111-9
定价：15.00元



58

内蒙古人民出版社

夕照红作品集

5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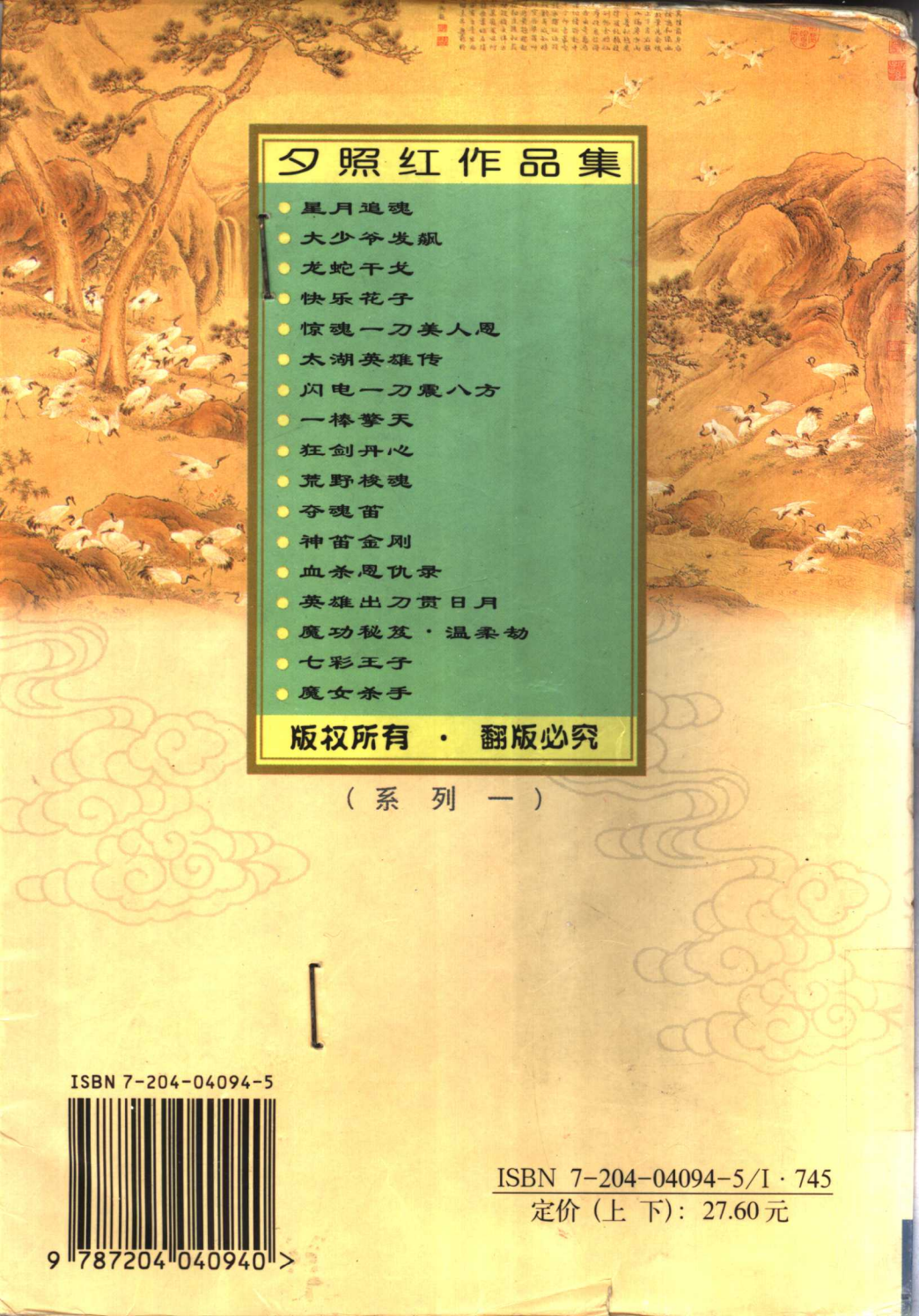
大少爷发飙

下

著作
经典



内蒙古人民出版社



夕照红作品集

- 星月追魂
- 大少爷发飙
- 龙蛇干戈
- 快乐花子
- 惊魂一刀美人恩
- 太湖英雄传
- 闪电一刀震八方
- 一棒擎天
- 狂剑丹心
- 荒野梭魂
- 夺魂笛
- 神笛金刚
- 血杀恩仇录
- 英雄出刀贯日月
- 魔功秘笈·温柔劫
- 七彩王子
- 魔女杀手

版权所有 · 翻版必究

(系列一)

ISBN 7-204-04094-5



9 787204 040940 >

ISBN 7-204-04094-5/I·745

定价(上下): 27.60元

夕照红作品集

大少爷发飙

内蒙古人民出版社

呼和浩特·一九九八年

责任编辑：杨琼宇

封面设计：唐海

夕照红作品集
大少爷发飙

*

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呼和浩特市新城西街20号)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郑州文华印刷厂印刷

开本：850×1168 1/32 印张：56 字数：1348千字

1998年6月第1版 1998年6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10000册

ISBN7-204-04094-5/1·745

本套：27.60元

目 录

- 第一章 书厢气煞老夫子 (1)
打麦场上见和尚
- 第二章 老禅师刻意点化 (22)
小顽童耐劳练武
- 第三章 小阿坤闹市比武 (44)
大皇庄节日买解
- 第四章 命丧黄泉难瞑目 (66)
仇自何来犹不知
- 第五章 道出血缘话当年 (88)
报仇心切入深山
- 第六章 寻仇人误入野店 (113)
施妙计逃出洞房
- 第七章 阿坤除孽障 (133)
逼问仇人踪
- 第八章 镇中遇恶少 (150)
惩戒轻薄郎

-
- 第九章 花魁险为替死鬼 (170)
当家惨输万两银
- 第十章 勒令练飞刀 (195)
惊闻强抢亲
- 第十一章 中毒落水逃夭夭 (220)
水中溺毙白大少
- 第十二章 冤家又碰头 (242)
寨墙捉迷藏
- 第十三章 飞刀中穴恶人傻 (273)
略施小计获书信
- 第十四章 猥亵不成反毙命 (295)
骑骡进集观赌博
- 第十五章 成竹在胸传书信 (317)
掌控大局观虎斗
- 第十六章 大打出手为私心 (334)
两败俱伤狼狽逃
- 第十七章 计划周详充说客 (353)
诱饵上当愿作东
- 第十八章 智计高妙弄银子 (369)
重返集镇另筹谋
- 第十九章 赎回骡马栈 (386)
大计终得偿

-
- 第二十章 唆使弱女行刺 (408)
自身难保遭打
- 第二十一章 运粮遭挫败 (431)
设计群围殴
- 第二十二章 受困被狼欺 (454)
智计出生天
- 第二十三章 逃出生天复潜返 (477)
暗中窥见窝里反
- 第二十四章 地点频换捉弄人 (494)
以逸待劳等敌至
- 第二十五章 水袋有乾坤 (523)
恶人果上当
- 第二十六章 喜庆母女骤相逢 (543)
悲愤踏上复仇路
- 第二十七章 大仇得报敌人除 (566)
重建家园再读书

第一章 书厢气煞老夫子 打麦场上见和尚

咕！咕！咕咕！咕！咕！咕咕！

七八个人头，全是小鬼仔，彼此头顶头，此起彼伏地叫着，咕！咕！咕咕！

一个不算大的晒谷场上，那棵树叶茂密的老桑树下，一群十一二岁的少年人，头顶头地围了个圆圈，正聚精会神地斗蟋蟀。

闹哄哄的喊叫声里，偶尔闻得几声蟋蟀儿的尖吭振翅大叫，引得其中一个光头小子哈哈大笑，道：“啊！我胜了，啊哈！大将吃老师，于阿坤的大帅完蛋翘了，嘻！”

“啪！”

一支瓦罐被摔碎在地，便看到一个粗腿粗臂的少年愤怒地一脚踩死地上的蟋蟀，沉声道：“不玩了，真没面子，气死我了！”

于阿坤摔碎自己的瓦罐，踩死自己的蟋蟀儿，但他并未离开，正聚精会神地鼓噪着替另一同伴对付他的敌人。

不料他的同伴也败下阵来。

敌人那支大将得胜之余，振翅发出胜利的咕咕声，它的主人便立刻取出一根红嘟嘟的大辣椒作为犒赏。

大伙见这只名叫大将的蟋蟀了不得，无不投以羡慕的眼神，只有于阿坤眼里却露出了忿忿的眸芒。

忽然，于阿坤伸过右手抢过对方的铁盒。

“于阿坤，你干什么？”

于阿坤双目一瞪，冷冷说道：“难怪我们都被你的大将咬败，原来你给它吃辣椒，可恶！”

“快还给我，你管我给它吃什么！”

这少年比于阿坤还高半个头，就是瘦了些，但嗓门可比于阿坤大多了。

于阿坤高举着铁盒子，大声道：“你给它吃辣椒，就是给它吃兴奋剂，不守运动规矩，犯规！”

“对，他犯规，哪有大帅赢不了大将的？”

一听到有人附和，于阿坤只一伸手，便把对方的蟋蟀大将活活地捏死了，把个铁盒抛在地上。

“于阿坤，你可恶，打！”

“于阿坤，干得好！”

另一个斗败的少年也叫了起来。

于阿坤双臂挡住来拳，沉声道：“打就打，谁怕谁！”

“打！”

“打啊！”

于是，八个少年人便在这老桑树下面捉对打起架来，倒把桑树顶上的一对喜鹊吓得振翅高飞。

便在这时候，半里外的大皇庄上跑来个半百老人。

这老人家一身管家的打扮，瓜皮帽遮住大半个脑袋，人未到便已高声大叫：“别打了！别打了！”

青着一只右眼，于阿坤闪退三丈远，他只瞪了老人一眼，便撒腿就跑。

七个少年人见于阿坤跑了，便也停手不打。

只听跑来的老人大叫：“于阿坤别跑，你爹叫你回去，你再跑回去就挨打。”

于阿坤停下脚来，回身对老者道：“我爹叫你来找我回去？”

那老者喘了口气，说道：“你爹请来一位南山李老夫子，要你跟李老夫子念书了，快回去！”

于阿坤用力摇了摇头，叫道：“念书，念书！又是念书！我不喜欢嘛，偏又请来个老夫子。”

老者已拉住于阿坤的手臂，道：“上回王老夫子被你气走，这回你可要听话，念书是给自己念的。”

老者拉住于阿坤往回走，后面那少年跟了上来，叫道：“于阿坤，你捏死了我的大将，你要赔！”

于阿坤回头叱道：“赔你个头，我被拉回去念书已经够倒霉的了，还赔你？呸！”

四合大院的南厢屋子里，八仙桌子两旁太师椅上坐着两个中年人，桌上面一对细瓷茶碗正冒着香喷喷的热气，右边的中年人前面尚放了个大红包。

于阿坤右脚刚刚踏进门槛，便听得左面的中年人沉声说道：“阿坤，你又在跟人打架了？”

于阿坤退了半步，低声道：“我没有……”

“你还说没有？你的眼睛怎会青了一只？”

于阿坤一愣，伸手一摸，妈的，还有点痛，刚才怎么不痛？“过来，给李夫子叩头，打从今天起，你得好生跟着李夫子念书，再要像上回那样捣蛋，小心我剥你的皮！”

于阿坤真听话，立刻上前趴在地上，咚咚咚便是三个大响头。

姓李的老夫子眼角瞟向桌上的大红包，伸手扶起了于阿坤点点头道：“这孩子头大手大一脸福相，东翁你看，孩子长得天庭饱满，双耳垂肩，龙鼻凤目，四方大口，男人有这副长相，便是公相或是大将之相，嗯，好！”

“好个屁！”于阿坤心里在骂——大帅输给大将，打得鼻青脸肿，还好？小爷这副长相是被人打肿的，还好？

左面，于天保——于阿坤的爹，满意地哈哈笑道：“这孩子就是调皮些，往后要仰赖李夫子的教导了。”

李夫子捋着胡子笑咪咪地道：“调皮的孩子最聪明，东翁，老夫最怕三脚踢不出个屁的笨孩子，教他一句他忘两句，那才气人呢！”

于天保一笑，道：“孩子就像地里长出一棵小树，总得细心加以修剪，方才长得高又直，李夫子你偏劳了！”

于阿坤垂手站在一旁，他在暗中仔细地看这位李老夫子。

尖尖的下巴，一嘴的黑牙，唔！这人一定喜欢吃槟榔，白肉槟榔！

那双眼睛像斗鸡眼，这种人心黑，蟋蟀的眼睛看不到，也许就像他这种白多黑少的眼睛。

还有……哇！红不棱登的一只大鼻子，发起狠来一定是出气有声，这种人心狠手辣，打起人来要人命。

“于阿坤！”

声若闷雷般。

于天保走了，李老夫子一瞪眼重重地看着在一旁发愣的于阿坤低吼道：“过来！”

于阿坤走近李夫子，眨眨眼睛未开口。

“于阿坤，听说你很调皮，是吗？”李夫子不知什么时候手上多了一根二尺长的藤条，软软的在他面前一闪一闪的，发出“嗖嗖”声。

于阿坤眼一瞪，仍未开口。

李夫子走近房门，伸出个大脑袋往外面看了一下，回头掩上门。

于阿坤一怔，忽然李夫子的藤条一连六七下敲打在于阿坤的脚背上，打得于阿坤两脚跳不停。

李夫子呵呵一笑，道：“你也怕痛，是吗？”

于阿坤咬牙切齿地不出声，心想：“这老夫子真可恶，哼！咱们骑驴看唱本，走着瞧！”

李夫子缓缓坐下来，藤条点着于阿坤的头顶，嘿嘿笑道：“这是我送你的见面礼，有人叫下马威，我叫这是清清心，于阿坤，往后的日子你若犯错，小心你的皮肉受苦！”

于阿坤直不愣登地点点头，心中那股子恼恨，真想一拳捣过去，打得姓李的夫子鼻青脸肿尿尿流。

“啪！”

李夫子的藤条敲在桌面上，重重地对心中发恼脸皮发怔的于阿坤吼道：“打从今天起，过间厢房就是你的读书地方，里面一切打扫由你做，这叫劳其筋骨；还有我的床铺也由你整理，每天给我倒尿壶，不许长工来做，这叫苦其心志。”

李夫子坐下来喝茶抽烟，又道：“你爹说得对，一棵小树要细心栽培，不能叫它长矮又长歪，你知道吗？”

于阿坤紧闭嘴巴不开口，李夫子藤条上了身，“啪”的一声，李夫子叱道：“你哑巴？怎不回答？”

左臂上一阵痛，于阿坤大声道：“你没教书就打人！”

李夫子扬起藤条指着墙上挂的孔老夫子像，道：“于阿坤，你给我看清楚了，孔圣人身上还挂了一把宝剑呢！”

于阿坤一瞪眼，心中暗骂：什么玩意，孔老夫子那剑是用来宰杀他学生的？你娘的，谁还会当他学生？

李夫子指着一张书桌，吼道：“坐下来！”

于阿坤心有不甘地坐下来，便见李夫子双手倒背着在他书桌前踱着四方步，缓缓地道：“于阿坤，三字经与百家姓你读完了

吗？”

提起读书，于阿坤心中不自在，木然地随便点点头。

李夫子道：“好，很好，不过，我先考考你。”便见他摇头晃脑地念道：“赵钱孙李，下一句！”

于阿坤立刻接道：“先生调皮！”

李夫子一瞪眼，又念道：“周吴郑王，下一句！”

于阿坤立刻又道：“先生尿床！”

李夫子大怒，一手抓起藤条要打，于阿坤叫道：“你又要打我？”

李夫子咬牙瞪眼，叱道：“不打不成材！”

于阿坤忙摇手，道：“好嘛！好嘛！我自己背给先生你听！”

李夫子打得桌子嘣嘣响，道：“背三字经！”

于阿坤咽了一口唾沫，背道：“人之初，性本善，我捉小猪你咬蛋，性相近，习相远，老师高与摸八圈……”

“啪！”

藤条落在于阿坤的头顶上，李夫子气得直瞪眼。

于阿坤摸着头顶叫道：“打坏了！先生！”

李夫子喘口气，道：“于阿坤，你是上吊的伸舌头：果真没救了！”

于阿坤指着桌上大红包，道：“先生，拿个大红包快回家去吧，别教了！”

嘿嘿一声冷笑，李夫子说道：“小子，你调你的皮，我揍我的人，咱们两个是泡上了！”

于阿坤哭丧着脸，道：“何必呢？”

他口中这么说着，但心中却在想：“泡就泡，谁怕你，过不了几天，准叫你武大郎下楼梯——连滚带爬的走路！”

就在这天晚上，于天保特别置了酒席，请李夫子喝酒，于阿

坤在一旁装着一副老实相。

于天保举杯对李夫子道：“先生，我这孩子调皮得很，从今日起，我就拜托先生严加管束，多多指导，来，我敬先生一杯！”

李夫子举杯一饮而尽，放下酒杯，捋髯笑笑，道：“东翁放心，南山私塾 37 名学生，我李博天管教得他们个个服服帖帖，如今应聘东翁这里，也只是一个学生，难不倒我，东翁放心！”

一旁的于阿坤心中冷笑——老王卖瓜，自卖自夸！

突又闻得李夫子道：“东翁，这孩子好比两个精明人。”

于天保一愣，道：“先生这话什么意思？”

李夫子一笑，道：“他是聪明过了头，也就是太聪明了，所以我要用我的方法来加以调教，有时候我会出手加以责罚，东翁不要放在心上。”

于天保重重地点头，道：“实不相瞒，先生是我请来的第七位先生，只要你能留下来，怎么管教我不管，只要他能听话，好好读书，便感激不尽了！”

李夫子呵呵一笑，道：“东翁，有你这句话我便放心了。”

于阿坤低着头，连正眼也不瞧，这光景任谁看了都觉得一副老实样，然而在于阿坤内心里可正相反，他正在琢磨着歪主意，要怎么样才能早早把这李夫子赶出大皇庄。

猛地一声喝叱，李夫子放下酒杯对于阿坤道：“阿坤哪，你可都听见了？”

于阿坤点点头。

李夫子双目如鲤鱼般一瞪，又道：“听见就好，明日开始读书，今晚开始工作，这叫半工半读，知道吗？”

于天保一怔，道：“先生，什么叫‘半工半读’？”

李夫子道：“白天读书，晚间做事，这还有个说词。”

于天保就这一个儿子，他当然当宝贝，但见于阿坤顽皮透

顶，有着恨铁不成钢的心情，但儿子是心上肉，老子当然疼爱，闻得李夫子如此说，便接道：“什么说词？”

李夫子道：“初时苦其心志，久则变化气质，将来做一个大大的好人。”

于阿坤心中愤怒，暗骂道：“老家伙是哈巴狗啃月亮，不知天高地厚。好，我们就斗斗看谁变化谁的气质！”

于天保已不住地猛点头，道：“夫子，有道理，真有你的，佩服！”

李夫子指着门外面，冷冷地对于阿坤道：“去，把书房里我的床铺铺好，尿壶倒净，侍候我睡了以后你再睡。”

于阿坤点点头，起身便往外面走去。

李夫子得意地笑着对于天保道：“东翁一定心痛，但此子不如此怕难成大器！”

于天保笑道：“是，是，李夫子的话有道理，很有道理。”

但在内心里，于天保实在不是滋味，我请你来是教我儿子读书的，这下倒成了你的小工了，像话吗？

气在心里，脸上还得装着笑，于天保又敬了李夫子三大杯酒。

李夫子也连灌了三杯，这才推杯而起，道：“够了，够了！阿坤已去书房，我得跟去看看！”

于是，谢师酒席终了，于天保恭敬地送李夫子到正厅门口，说道：“有劳了，有劳了！”

走过回廊，李夫子绕到书厢，忽见于阿坤提着个尿壶走向外面，不由沉声道：“阿坤，把尿壶洗干净，知道吗？”

于阿坤点点头，道：“先生放心，我一定照你的话去做，再也不敢捣乱了。”

李夫子满意地点点头，道：“欢迎你捣鬼，因为我……嘿

……于阿坤呀，你知道你爹为什么去三百里外把老夫请来？”

于阿坤正要知道这件事，闻言眨眨眼，道：“先生，我不知道。”

李夫子嘴角一动，冷冷道：“因为我是有名的南山猛虎，再调皮的学生遇上老夫也得打哆嗦，哼！”

于阿坤提着尿壶往外走，心中咕嘟着：“别唬人了，你老小子是猛虎，我于阿坤是武松！”

想着便回过头看了一眼，又道：“武松打老虎，哈！”

于阿坤并不急于去洗刷尿壶，他匆匆地绕到后院门外面，就在土洞石缝之中找了一阵子。

灰暗中，只见他右手一双筷子，左手举着小灯，也不知他用筷子夹的什么，只见他把夹到的东西全塞进尿壶里面，方才笑哈哈地提了尿壶走进书厢。

于阿坤十分恭谨地把尿壶放在床下面，更把床铺细加整理，小心地站在一旁。

李夫子坐在桌边喝着茶，见于阿坤一副腼腆样，冷冷地道：“明日一大早，你要把洗脸水端来，桌上的茶泡好，洗脸水不烫不冷，茶水浓浓的，记住，如果我没醒来，你就站在门口静静地等，知道吗？”

于阿坤忙应道：“知道了，先生！”

李夫子走近于阿坤，脸色一松，又道：“于阿坤，要知道老夫是在调教你，也就是变化你的气质，使你变成个不怕吃苦又肯读书的人，说来说去全是为你好，这样也不辜负你爹花银子从三百里外的南山把老夫请来，于阿坤，你知道吗？”

于阿坤大声道：“知道了，先生！”

他声音高亢，连后院厅上的于天保也听到了儿子的声音，不由得笑对老伴道：“这位南山李夫子果然有一套，才来了一天，